

歷史空間

秋瑾遇難前後人與事

馬承鈞

每次途經杭州，都會抽空去西湖一遊。不啻因為這裡有勝似天堂的綺麗風景，更因此地有許多值得再三叩訪的人文遺跡——秋瑾墓就是其中之一。

秋瑾墓園位於白堤盡頭的西泠橋南端秋社遺址前，它是歷經十次遷徙於1981年重建的，四周樹木蒼翠，風聲簌簌，環境幽美。如今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高達1.7米的方形墓座用花崗岩砌成，正面鐫刻孫中山先生「巾幗英雄」的題字，背面有墓誌銘。

筆者久欠佇立秋瑾像前，回想這位「鑿湖女俠」可歌可泣充滿傳奇色彩的短促一生，止不住熱淚漣漣。1907年7月15日，32歲的革命先驅秋瑾在紹興軒亭口英勇就義，據其生前「埋骨西泠」的願望，經多年再三轉轉，最終才將其遺體安葬在孤山山下西泠橋畔。

那是何等風雨如晦的黑暗歲月啊！此刻，我的思路盤旋在秋瑾就義前後圍繞在她身邊的人與事。歷史是公正的，當年審訊秋瑾的官員，因各自的表現，或永遠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，或背上沉重的包袱而鬱鬱而死，或因同情秋瑾而受到後人的懷念和尊重。

主審官是翰林出身的紹興知府、滿人貴福，及其手下山陰、會稽兩縣縣令（紹興當時管轄山陰、會稽兩縣）李瑞年和李鍾岳。「三堂會審」後並未查出秋瑾有何違法的證據，按清朝律法秋瑾「罪不至死」，但貴福因曾經佩服秋瑾的才學，送過她「競爭世界，雄冠地球」的對聯，被秋瑾稱為「寄父」、「義父」，所以審訊中秋瑾說「義父乃我同黨」，使貴福擔心此案會連累自己，就下決心要除掉秋瑾。他下令山陰縣令李鍾岳重審，並讓他「用嚴刑，務必得到確證」。

李鍾岳是山東人，進士出身，耕讀傳家，為官清廉頗得民心。他素來敬重秋瑾的人品文采，曾拿秋瑾的詩作對兒子說：「以一女子而能詩，勝汝輩多矣！」當軍隊荷槍實彈圍大通學堂時，他在現場對士兵高呼「本縣在此，無庸開槍」，要他們「但加逮捕，弗許傷害」。他同情秋瑾的遭遇，非但沒有用刑，還施以禮

遇。秋瑾就是在他面前寫下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的絕筆。李還讚許秋瑾書法好，秋瑾則說自己未臨過帖，字不好，文章倒是能寫的。於是秋瑾當場用鋼筆寫了千餘字的生平自述和此番被捕之冤。

審秋瑾三官 不得善終

這便惹怒了貴福，三天後李鍾岳被解職。李離任時，數千山陰百姓含淚送行。他賦閒後，常獨自翻看密藏的秋瑾遺墨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暗自落淚，當年10月29日含恨自盡，終年53歲。據說他身後十分淒涼，連收殮治喪的錢都沒有。民國創立後，革命黨人稱讚李鍾岳是「專制時代的良吏」，在秋社對他進行了附祭。另有一位紹興主管司法「府署刑席」，姓陳，係紹興本地人，他也不願辦秋瑾一案，只好告病辭職還鄉了。

會稽知縣李瑞年對貴福旨意言聽計從，加害秋瑾後他被任命蕭山縣知事，當地人通電反對，指控他是秋瑾案的禍首，使其未能成行，從此眾叛親離，鬱鬱寡歡，不久淒然離世。時任浙江巡撫張曾揚，因參與下令抓捕秋瑾，並同意處決秋瑾，激起輿論強烈譴責，他上奏朝廷，方獲朱批「著照所請」，被調江蘇巡撫，但又遭當地紳士的反彈；又改任山西巡撫，最後托病辭官回原籍河北南皮，幾月後鬱悶而死。

至於殺害秋瑾的元兇貴福，因飽受輿論責罵，民憤極大，終日坐臥不安，在紹興混不下去了，他想調衢州任職，未能如願；遂被調安徽寧國任知府，又遭當地人拒絕，最後改名趙景琪，膽戰心驚地潛回京城，隱居於京郊西山，窺機以圖東山再起。1931年夏，化名「趙景琪」的貴福又竄至東北長春，為日本人籌建偽「滿洲國」充當走狗。因害怕秋瑾後人報仇，惶惶不可終日，終在抗戰期間驚恐而亡。作為殺害秋瑾的禍首，貴福等人自然聲名狼藉、為人所不齒，與殺害岳飛的秦檜、張俊之流一樣，被千萬人唾棄。正所謂「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鐵無辜鑄佞身」！

吳芝瑛完成秋瑾遺願

值得一讀者，秋瑾遇害後，迫於清廷高壓政策，很久未能入土為安，最後將她下葬西湖之濱的人，是安徽人吳芝瑛和浙江人徐自華姐妹。出身桐城望族的吳芝瑛是秋瑾早年在京的結拜姊妹，大秋瑾9歲，吳與丈夫均有維新思想，乃秋瑾走向革命的啟蒙人。徐自華、徐蘊華姐妹是秋瑾在南洋執教時認識的，當時徐自華任滬漢女學校校長，與秋瑾身世相近、志趣相投，二人遂結生死之交。在徐家姊妹引導下，秋瑾秘密參加了光復會與同盟會。秋瑾生前曾對徐自華透露「如不幸犧牲，願埋骨西泠」之意，秋瑾被殺後，吳芝瑛、徐自華悲傷欲絕，決心完成秋瑾生前遺願，她們冒着生命危險經過極其艱難的努力，數度輾轉浙江、湖南多地，終於將烈士遺骨埋葬於西子湖畔孤山腳

下。尤可一提的是，秋瑾當年培養的兩個小女孩，在秋瑾遇難後也成了反清志士——她倆也是一對姐妹：尹維峻和尹銳志。受秋瑾影響，尹維峻9歲參加光復會，是年齡最小的會員。秋瑾在上海的聯絡機關就取名「銳峻學社」。秋瑾犧牲後她倆遭到通緝，被迫亡命他鄉。後來她們學會造炸彈。17歲時，尹維峻曾組織一支支援杭敢死隊，左手拿手槍，右手握炸彈，衝在敢死隊最前線攻打浙江巡撫衙門，她親手活捉了巡撫增韞，對杭州的獨立起到決定性作用。她率領的敢死隊在攻克南京戰役中也立下奇功，雨花台就是她們率先佔領的。後來孫中山任命尹維峻姐妹為臨時大總統顧問，成為全世界最年輕的總統顧問了。

秋瑾沒有犯罪證據，連供詞都沒有，當時法律規定「不殺無辜之人」，所以上海、江浙乃至京、津等地輿論普遍認為「秋案係冤獄」，紛紛指責「妄殺秋女士無口供、無見證、無實據」。《神州女報》更指出，秋瑾只是一個辦報、辦學的歸國女學生，難道一支來自衛的手槍，一句寫真性情的文字（即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句）就是所謂證據嗎？

一位年輕美麗、熱血傳奇的「海歸」女性的被害，在當時的中華大地掀起軒然大波，僅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五年間，以秋瑾為題材的戲曲、劇本就達十餘種，還有長短篇小說數篇，包括魯迅的小說《藥》，文中夏瑜就是秋瑾的化身。

辛亥革命成功後，根據秋瑾生前願望，其遺骸經十次遷徙終於被安葬在杭州西泠橋畔。根據秋瑾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的絕筆，人們又在墓前建起一座風雨亭。亭前刻一楹聯：「巾幗英雄求仁得仁又何怨；亭台悲風雨雖死不死終自由」。筆者多次瞻仰秋瑾塑像，猶覺秋瑾的偉大：這一顆偉大的心靈，成就了「求仁得仁」、「雖死不死」的榮耀！



■鑿湖女俠秋瑾墓 網上圖片

亦有可聞 梯子

若在淮北農村，「梯子不用時」，農民伯伯不會告訴你「橫着放好」。這，有點像主旋律般的教導。而是「不要放在日曬雨淋的地方，防止朽壞。」

淮北平原不長竹子，製作梯子的竹子從皖南坎地運來，一路顛簸，實屬不易。匠人們耐心去掉開裂、細小的竹子，大概一大堆竹子裡能做梯子的材料找不出幾根。因此，一個村莊沒有幾架像樣的梯子。那些年月，修葺茅草屋，苦草換瓦，村人爬上屋頂高空作業，梯子自然是不可或缺之物，臨時找不到梯子，找一盤把豎起搭在牆上，人踩着把小心翼翼爬上去。把上面種了幾鐵釘，膽小者怕把翻了，不敢踩；在屋簷下，把上面把板架做梯子的替代物，木製車把臥在屋簷下，村人彎着腰爬上屋脊，苦草草換上瓦，一腳輕、一腳重，提心吊膽，滑下來，軟着路，拍拍手掌上塵土，鬆了口氣。

至於雲梯、繩梯、升降機之類，村人多未見過，村人一般就地取材，就地選材來添置農具。比如，鋸子、墨斗、斧頭、鑿子，找家熟識的鐵匠舖不日打就，農家的工具箱裡這些玩意兒都有。唯獨梯子乃稀罕物，蓋是材料的稀缺，而不是製作工藝的障礙。「梯子不用時」，梯子主人往往把梯子「藏好」，怕被損壞，是為了借給他人使用的方便。想想看，來借梯子者，多步屋子正在漏雨，無法再撐了，梯子朽了有安全隱患，造成的後果很難想像，因此在村莊裡，修屋、蓋房子的還沒有掉下梯子的這種例子。

「梯子不用時，請橫着放。」安徽高考作文命題者有點一廂情願的詩化色彩。你去問問用梯子的人，被梯子砸到的幾率？實在很低。梯子的安全性能取決於材料堅固和韌性。不僅是梯子，村人喜歡莊人來家裡「找」（借）東西，殺雞把「雞屎皮」（雞肫）留下、洗淨、曬乾、藏好；誰家孩子消化不良，「找」去，煮食即好；還有吃完石榴、桔子會留下石榴皮、橘子皮，和「雞屎皮」一樣備用（石榴皮治拉肚子，橘子皮止咳）。

與梯子有關的字詞，我喜歡「甘為人梯」的說法，默默無聞如梯子者，何時煥赫過？用時，頂天立地；用過，藏在隱蔽之處，等着另一個「被用」的時刻到來。

「梯子不用時，請橫着放。」僅是對梯子的一種解釋或者是一種書面選擇。

古今講台

登高·太平山

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。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」這是王維的詩《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》。我問過香港老一輩人，原來幾十年前，在香港，也有過插茱萸的習俗。不過，現在恐怕不再有了。我是希望民間仍保存這習俗的，仍有人在那裡插茱萸。不過，現在要找茱萸的話不知道去甚麼地方找了。也許中藥店裡可以找到吧，但應該已是乾製的了，新鮮的恐怕難找。從王維的詩中知道，他是山東人，那一年，九月九日重九節，他不在家鄉，於是想起這天是登高插茱萸的時候了，不過大家分插了茱萸，就少了他這一個。每逢佳節倍思親。到這一天，他格外思念家鄉兄弟了。

登高，望遠，遠處是家鄉，似可見又不可見。這是遊子的情懷。登高還有一個避禍的故事。出自梁代吳均所撰的《齊諧記》。《莊子》上提到「齊諧」一語，

指的是記載神怪奇聞的書。登高避禍的故事是：汝南桓景跟從費長房學習。有一天，費長房對他說，九月九日，汝南當有大災厄，趕緊叫你家人縫一個個布囊，盛上茱萸，繫在臂上，登高去飲菊花酒，就可以避開這一禍。桓景依照費長房的話，九月九日那一天，舉家登山，插茱萸，飲菊花酒。晚上回來的時候，見家中的雞犬都暴死了。他們一家登高，繫茱萸袋，避了這場災禍。登高，插茱萸，避了禍，這是好事。費長房為甚麼能知道那一天會有禍事，又為甚麼知道登高，飲菊花酒，就能夠解除這一場流行病。（照故事所述的情形看，那天應該是有了一場流行病傳到汝南這地方），這個問題我們今天解答不了。但是通過故事可以知道，那時有些人是具有了解流行病的能力的，那時人們已經有了這個水平。在香港，如果說登高，首先很容易想到的是登太平山。登太平山的确是首選。在太平山頂繞走

一圈，山下的景色一覽無遺。登過太平山，統覽了山下景色，可以說是到過香港了。太平山這個名字，也確是好名字。天下太平，太平是人們歷來嚮往的盛世。不過，太平山下，真是太平盛世的好世界嗎？太平山下是一個龍爭虎鬥的地方。太平盛世，龍爭虎鬥，這似乎又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局面。能夠既是太平盛世，又有龍爭虎鬥嗎？看來也不是不可以，要看是甚麼樣的龍爭虎鬥。人類社會中的龍爭虎鬥，也可能在爭鬥中又開展了繁榮進步的一面，香港的龍爭虎鬥，或者正因此推陳出新，競爭出一個又一個新的局面。說到太平山，它是我曾經常去「登高」的地方，不一定在九月九日才去。有時就是一個人登大平山去，在山頂繞行一周，也是很有樂趣的活動。近年不大去了。（也許因為懶，也許因為年紀大了，老人家了，各種活動自然減少了），不過回憶起來，覺得登太平山在山頂走一圈，實在是一種健康的樂趣。記得昔年踐行太平山的時候，曾經見到蛇。蛇的行動原來很快，「呼」的一聲，見牠簡直就像飛躍過去了。我與同行的朋友說，他還不相信，因為他就走在我後面，卻不覺得有什麼動靜。

畫中有話



「這是我個人的一小步，卻是人類的一大步」借此漫畫寄託哀思，向人類登月第一人岩士唐致敬。

有遠大志向的人，怎麼會上這個當？楊綰批評科舉考試：「幼能就學，皆誦當代之詩；長而博文，不越諸家之集。遞相黨與，用致虛聲。」認為應試考試不利於培養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才，格律嚴謹的詩歌，不僅限制了思想性的表達，實際上也成了「不思實行，皆尚空名」的工具。他的看法也得到了給事中李棲筠、尚書左丞賈至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等多為大臣的贊同。賈至還上奏說：「今取士試之小道，而不以遠者大者，使幹祿之徒，趨馳末術，是誘導之差也。夫以蠅引之餌難垂滄海，而望吞舟之魚，不亦難乎！所以食餌者皆小魚，就科目者皆小蟲。」真正



■楊綰畫像 網上圖片

楊綰批評科舉考試：「幼能就學，皆誦當代之詩；長而博文，不越諸家之集。遞相黨與，用致虛聲。」認為應試考試不利於培養以天下為己任的人才，格律嚴謹的詩歌，不僅限制了思想性的表達，實際上也成了「不思實行，皆尚空名」的工具。他的看法也得到了給事中李棲筠、尚書左丞賈至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等多為大臣的贊同。賈至還上奏說：「今取士試之小道，而不以遠者大者，使幹祿之徒，趨馳末術，是誘導之差也。夫以蠅引之餌難垂滄海，而望吞舟之魚，不亦難乎！所以食餌者皆小魚，就科目者皆小蟲。」真正有遠大志向的人，怎麼會上這個當？

可以與盛很長一段時間，如果整個社會都提倡道德的力量，而不是權勢、金錢的力量，那麼，社會風氣自然就會為之一變，可惜年邁的楊綰只為相三個月，就退出了政壇，唐朝在萎靡不振中出現了一絲亮點後，又繼續走向了可悲的衰途。

又繼續走向了可悲的衰途。

人文世相

楊綰當朝天下喜

龔敏迪

唐詩之盛，很大程度上出於幾代唐皇的倡導。天寶十三年，唐玄宗在對應試舉人進行殿試的時候，「取辭藻宏麗者，別試詩賦各一首。」從此科舉考試有了詩賦這一項內容。當時登科者三人，楊綰為第一名，那就相當於狀元了，他的詩一定不錯。奇怪的，連楊貴妃也在《全唐詩》中佔有一席之地，楊綰卻沒有留下一首詩。安貧樂道的楊綰因為見老母沒甚麼好吃的，在親友的勸說下，才走上了舉進士的出仕之路，這也是讀書人養家糊口的手段。僅僅餬口而已，用不着看人臉色，所以權臣元載當道，公卿多附之，楊綰能夠孤立中道，清貞自守；當了中書舍人，本來可以獨佔五分之四好處的「公麻解料」，他也可以獨佔五分之四好處的「公麻解料」，廉價儉樸，雖然一生沒有留下什麼高妙詩文，和了不起的政績，卻在歷史上樹立了一個令人不得不敬佩的豐碑。唐代宗李豫總算找到了正確的人選，當楊綰被任命為相時，不僅朝野相賀，還出現了一幕有趣的現象：富於家財的舉子中丞崔寬寬，見楊綰為相了，當天就拆毀了別墅裡當時第一的池館台榭；京兆尹黎幹出門前呼喚擁者上百人，即日起也減損到了十分之一；就是最有勢力的皇親國戚中書令郭子儀，也立即減散五分之一的樂人。「其餘望風變者，不可勝數。」這就是道德的榜樣作用，誰願意做反面的教材呢？所以不僅僅詩歌那樣，因為統治者的倡導而

馮磊

來，天子巡遊四方或者封疆大吏外出，必有人以十多人甚至數十人抬着的大轎表明身份的尊貴。就像一群羊裡，突然冒出頭戴烏紗的驢子來。有人擺譜，就有人喜歡揭穿畫皮。畢竟，國內數十年來的教育事業，還是培養了一股子正氣的。網上有人搞了一幅漫畫，畫上有一隻毛猴子站在雨裡，有人在旁邊打着傘。看着這幅畫，我終於明白了「沐猴而冠」是什麼意思。擺譜是一種把戲。這個把戲的背後，折射的是對身份和尊嚴的刻意追求。擺官架子的，無非是要把封建社會官家的威儀請出來，營造不可一世的姿態。擺名人架子的，同樣也不過是想說，同樣大的蘿蔔咱這根味道已經不一樣罷了。至於銅臭熏天的，用錢來壓人，目的是否達到我們不知道，恰恰降低了自己的品位卻是不爭的事實。森林裡的一隻狐狸，不幸被老虎抓住了。為了活命，牠編造了自己是上帝使者的故事。在老虎將信將疑的當兒，這隻狐狸瘋狂地自我表現。牠走在前面，老虎跟在後面，周圍的大小動物都嚇得沒命地跑。古有狐假虎威，今後人扯虎皮拉大旗。而最讓人可悲的是懂得看人臉色一味捧角的托兒。你說南瓜是圓的，他馬上回答說不是方的。你說昨天和誰一起吃飯，他說他親眼見。——多麼庸俗和悲催的人性啊。作家陳大超，早年在機關裡寫材料。後來覺得機關的環境不適合自己，主動辭職出來做了自由撰稿人。這勇氣，讓人佩服。前幾天，在論壇上看到他大發感慨，說原來的老同學早就不是一起同學了。某個人早就不讀書了，甚至一年也讀不了一次書了。「你都不是文化人了，我們還談什麼同學呢？！一起學什麼？！」大超說。陳大超的觀點，讓人覺得有趣。讀書人擺的這個譜，我喜歡。